

果皮·云写作 NO.7: 绿色小按钮

时间：2011年12月30日

主编：乌青

作者：

怀念哪吒,傀儡厖仔,娜娜,老枪,郑在,老马迷途,张墩墩,
司屠,沈艺羨,贺建飞,xiaoxi,菜狗,尖叫女,青禾,立淘碗,
萨尔卡,叶青,魏思孝,以下简称刘某,八怪,罗小勒,苇风,
刘一刀,东成,鸡哥,大棋,Johnny,乌青,
花黄夏天香故,二天,伊文达,秦留,捏住不放,
核桃,柚子,那张北方的犁,曾骞,邝贤良,周樵

*****开始*****

【怀念哪吒 在北京】

前些日子，妈妈在公园里写地书，遇到一老太，此人想让妈写副字送礼用。妈告诉她字画店有现成的，那人却说：“那不是得花钱嘛！”妈听着不舒服没理她。妈说自我爸死去，她老爱写：死去元知万事空。是的，这一年我失去了最爱我的爸爸，没有人再像他那样对我们任劳任怨，没有人再像他那样跟我探讨时事和读过的文章。我曾告诉自己他远行了，他屋里的陈设一直未动，我会有种错觉，他不过是出去一会儿，所以我没悲伤，只是有时会神思恍惚，思念在心底里盘旋。弟弟会说有点想老爸了，妈妈隔几天就会叨念老爸，大家都不能接受他早晨还好好，下午就突然病逝的结果。妈甚至会自责天热却把爸屋的门掩上了。我们和医生多次劝慰她也没什么用。后来，一个熟识的网友介绍我看了一个绘本，我才有些释然。它讲了一个猝死的老人变回幽灵回到小孙子身旁，说忘记了一件事，小孙子为帮助爷爷回忆，想起了很多和爷爷共度的好时光，而爷爷最后含笑地说他忘记向他们道别了。我想老爸那天走得匆促，也是忘记向我们告别了吧。妈妈昨儿说不知怎么最近净接到死人的消息，无论是在公园还是从单位。我想那些死讯一方面安慰了妈——人都有一死，不论老少，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为此，我以妈妈年事已高为由辞了职，明年我要在家好好陪陪妈。

【傀儡厖仔 在南京】

三岁多的小娃念的儿歌里有“湛蓝”和“翱翔”，我out了。
我在今年的倒数第三天赚了今年仅有的收入30块。没错！今年我只赚了30块！
什么叫债多不压身，杨白劳也能心安理得过好年了。
各种流氓无赖习性可以在世界末日的一年好好收拾收拾。大家新年快乐！

【娜娜 在武汉】

明天就要坐上火车去苏州了
多亏了武汉晚报 我被坑钱的事上了腾讯的首页
好开心哈哈
晚上买了吃的 买了周黑鸭带给其他的驴友
现在在光谷的奶茶铺帮忙 晚上就住这边了
今天还有电视台来采访我哈哈
坑爹的铁道部什么的
快还我钱吧

明天下午到了火车站 先去大叔那拿返程的票
给他带了武大的明信片 然后逛平江路
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一场很惨的旅行
可是在公交上的时候 我依然为我的说走就走而开心
在旅行中 我似乎总是有一个人处理所有事情的自信
不过事实也只有我自己 我一个人在路上
所以所有事情我得自己解决
我会节约一点
然后 愿遇到美好的朋友和故事
亲爱的你们 明天在哪跨年呢
2012 就要来了 我们一起吧

【老枪 在深圳福田区农林路建业大厦 20 楼 2005 室】

- 1, 嗯, 这一期的云写作, 赶上了。
- 2, 写些神马呢??? 亲。作为一个“怎么写都写不出来派”的成员。我觉得我有理由写下去, 因为同时我还属于“写不出来没关系派”成员。哈哈。
- 3, 此刻, 凌晨 2:32。
- 4, 刚洗完澡, 若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同住的另外三个人一个都没回来, 有两个因为加班, 可能得通宵, 有一个下落不明。我一个人在 20 楼的房间里, 把客厅的灯打开, 把洗手间的灯打开, 把房间的灯打开, 把电脑里的千千静听, 也打开。
- 5, 我害怕一个人, 是真的。我怕黑, 也是真的。我更怕孤独, 这也是真的。
- 6, 左手有白沙烟, 左手还有罐装 7 喜。右手有南北特山椒凤爪, 右手也还有, 你的益达。右手还有一张床, 床空着, 我还没有睡。
- 7, 亲爱的果友们, 你们体会过半夜一个人在冷风和饥饿中等待一辆末班车到来的感觉么? 等待一个小时, 亲, 是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 它娘的居然还不来。然后你步行到另外一个更远的公交站, 去等另外一辆公交车。
- 8, 2012 年马上就要到来了。你们准备好迎接地球毁灭的那一天了么。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准备好了。

9, 好吧, 就这么多。下期见。

【郑在 在北京】

今天刚写的长篇中的一章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看见了一只眼睛。我不能确定那是不是在梦里。我仰躺着, 屁股压在画中女人的两腿之间, 双手很自然的放在小腹上——小腹上躺着我的兄弟——嗯, 是你, 兄弟。我先是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 床和墙壁像水银一样坍塌下去, 只剩下我浮在半空。在我身下, 是我曾经说过的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被紧紧地压在下面。如果有人看得足够仔细, 他也只能看到我脚下多出来的那两只雪白的脚——这是我的一个小失误, 打印照片的时候我弄错了几厘米。躺在我的照片上, 飘在半空, 我竟然没有感到害怕。空气像油墨一样在四周流淌, 源源不息。我看着屋顶, 那里出现了一只眼睛。我盯着它, 它也盯着我。我在它的瞳仁里看到了我的瞳仁, 在我的瞳仁里, 看到了另一个人的瞳仁——在另一个人的瞳仁里, 是另外一个瞳仁。

一个瞳仁套着一个瞳仁。露露的瞳仁。李文的瞳仁。绿喃的瞳仁。东洋的瞳仁。你的瞳仁、她的、还有他的——或者他爸爸的。一个又一个, 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像墨一样漆黑一团, 看到的却不止是一团漆黑。所有的这些, 都在那只发着绿光的眼睛里——我可以十分确定地说, 那是一只狗眼。褐色的眼珠不知有多大, 占据了整个视野, 像夜空一样浩渺无际。有时候又好像很小, 能够看到全貌, 但我的眼睛里仍然只有这只狗眼, 看不到别的任何东西。有一次, 它眨了一下, 缓慢而又流畅——怎么说呢兄弟, 我突然词穷了。我要怎么描述一下这只眼睛呢? 它眨了一下, 无声无息, 像涂满油脂的大门缓缓落下。它再次睁开的时候, 里面的瞳仁四散漂浮。像一只万花筒, 那些数以百万计的瞳仁上, 闪现出各种画面。我找不到自己的那一个了, 同样的, 我也找不到绿喃的或者露露的。那些或者明亮或者黯淡的瞳仁, 像某些神话故事里的水晶球,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从中看到任何你想看的。在一颗扁大浑浊的瞳孔里,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丝袜正在被粗暴地撕裂, 直挺的小腿上有几道指痕, 一只大手正在往上面涂抹一种白色的油膏; 在一颗像黑玛瑙一样的里面, 一个年青女孩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捂着肚子,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仍然止不住; 在另一颗里, 一个摄影师正透过镜头拍摄一对新婚夫妇, 打光的不下心踩到了新娘的婚纱, 优雅的笑容和那件白色礼服从新娘身上一同落下, 她惊叫着护住自己的胸部(兄弟, 那真叫一个大); 那颗蓝色的里面, 只有一堵墙静静伫立在那儿——而在另一颗里, 有一堵墙正被推倒, 很多人在荡起的烟尘里大笑, 但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些无声的画面在各种眼球里继续下去, 在空中翻滚, 从我眼前滑过。

笔直的高速公路上一只鸟的死尸。

穿制服的人一个个走过。

临近高潮的女人。

脏水里静止的鱼漂。

大喊大叫的妇人。

在一只皮鞋边寻觅出路的蚂蚁(它最终被一口痰淹没)。

无数这样的画面像集市上的行人一样杂乱无章地走过，如果你想听，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敲打桌子的手指、切开烤鸭的长刀、允吸乳房的小嘴等等等等。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在那只巨大的眼睛里飘来飘去，我只挑选自己喜欢的看下去。AV 拍摄现场。接吻的情侣。宾馆里的大床房。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了一个酷似绿喃的女孩，她正站在一张黑漆漆的床边把衣服脱去。脱下的衣服被扔在地上，绿色的百褶裙、黑色的长筒袜、黑色的胸衣，黑色的一一是的兄弟，你猜对了，黑色的内裤。我急切地想看看把这些衣服扔在地上的女孩，但那只眼睛却只盯着地面，这些衣服有什么好看的呢老兄？一只女孩的手伸过来，挡住了这一切。当手再一次移开的时候，那个女孩的脸填满了整个瞳孔。这时候我总算看清楚了，她就是绿喃，她身后那张照片更加确定了我的看法。一个抽烟的屁眼。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它一直挂在东洋的床头。现在也是。

兄弟，让我们一起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东洋的眼睛。
现在，它正盯着绿喃的脸，有时候会往下一些，露出番石榴般的乳房。
绿喃头枕在东洋黑色的枕头上，头发四散开来。
她的脸在一上一下地晃动。
没有动的是枕头。

她微闭着双眼，舌头抵住嘴角。我相信，东洋会听到天籁般的呻吟。翘起的睫毛上挂着水珠，有时候眼睛缓缓张开，宛然一笑，然后又紧紧闭上。嘴角弯弯朝上，厚嘴唇上的口红所剩无几，湿润的舌头有时候像只小怪兽一样探出嘴外，我知道，那是在索取一个吻。嗯，一个法式长吻。谁知道呢？然后就只能看到她的额头了，一些头发汗湿了，贴在脑门上。细密的汗珠仍在源源不断地渗出来。只有她光滑的额头在画面里，有好几分钟一动不动。忧郁的阴影最终离开了，她皎洁的面容再次回到暖光灯下。但马上又被阴影遮蔽，同样的，又被灯光照亮。

就这样，遮蔽、照亮。

照亮、遮蔽。

兄弟，你介意我再说一次吗？那么谢谢。

遮蔽、照亮。

最终，她被永远地遮蔽。当她长大嘴巴，像受难的公主一样向人求救的时候，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更准确的说，是消失在东洋的视线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那个抽烟的屁眼。

兄弟，等天亮以后，我们什么都别想看见。我也不想看了，我累了兄弟。厕所里的水龙头坏了，滴滴答答漏了一夜的水。

【老马迷途 在广东湛江】

白鸽坠亡

“啵”的一声，一团白色物体从天上疾速坠落下来，就像谁用白色塑料袋装满可疑物体从楼上抛下。我远远看见，以及听见物体接触地面惨烈的声响，骂了一句，他妈的，是不是要人命，大白天的玩高空抛物。

是一只白鸽。我的目光拨开人群，眼前所见使我意识到身处一座商场大楼楼下，大楼由上到下都是密封玻璃墙体，不可能有人扔下东西。

这个月 19 号，在天津也有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在撞击到酒店的玻璃后掉落到了地上。所幸被酒店保安救起。后证实这只鸟是非洲雁。这件事情引起专家们的关注，他们说玻璃墙是鸟儿杀手。我觉得应该把玻璃墙送到鸟类的法庭，接收裁决。玻璃墙体容易使鸟儿对前方产生错觉，造成没必要的伤亡。

但是对于玻璃墙体的审判，鸟儿们正在调查确切的数据。关于非洲雁撞上玻璃墙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位自称是会长的人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穆伦贝尔格大学的鸟类专家丹尼尔·克伦穆在经过 20 年的调查研究后估计，仅在北美每年就有 1000 万到 10 亿的鸟儿因为撞上玻璃而死亡。克伦穆指出，全世界至少有 556 种鸟类或者已知鸟类的 6% 有过撞死在玻璃上的遭遇。”

但是，因为“1000 万到 10 亿”的可疑跨度，数据未被鸟儿们采纳。它们纷纷表示，全世界的专家都不靠谱。以我对中国专家的了解，我十分怀疑某会长是否存在，或者，他那段话的真实性。我没有把我的想法提交到鸟类法庭，我不想让案件陷入更复杂的境地，更不想接受鸟类法庭的传讯。

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我看到的白鸽坠落，它是向外抛的。所以我才会误以为是人家高空抛物。如果撞上玻璃的话，应该是直接往下掉。难道是因为它飞得太快弹了出去？我觉得这种解释相当勉强。当我靠近白鸽的时候，有一个大妈冲上前去，抓起那只白鸽。白鸽一动不动，显然死了。大妈大声对我们这些人说，还是热的！刚死不久！拿回去熬汤！

我对大妈中断我进一步观察的举动怀恨在心，我觉得她应该被送到鸟类法庭。这只白鸽属于非正常死亡，应该引起关注。说不定它的尸体存在未知病毒。

如果大妈把它熬成汤全家人吃了中毒身亡或者进医院抢救花下一大笔钱，这些都还好。万一他们因为接触不明病毒变成丧尸，到了晚上就到大街上咬人，把路人变成丧尸，这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在鸟类档案馆的未公开档案里，记录着 19 年前中国的某个山村村民因为吃了病变的鸟类尸体变成丧尸的案例。后来因为整个村都丧尸化，被当局派遣的军队用军用喷火枪一并消灭，整个个村被熊熊烈火燃烧，化为灰烬。

【张墩墩 在石家庄】

当读完《挪威的森林》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好了一个小说的来龙去脉
我想
故事一定要残酷些
最好死个人

或者比死人还要残酷。

我写小说是很慢的
这个故事
已经想了整整一个月。

【司屠 在中国】

1、直到有一天——每天上班，在一个房子里呆上一整天、差不多，中间去一个叫食堂的地方吃顿饭，后来出去散步兼回家，回家的路上会碰到一匹怪兽，每次它都会略带嘲讽后来则是气急败坏地问我：兄台，你散步？我抬头看它一眼，说是，从没有让惊怪显示在脸上，于是，一次次，它不得不放过我，只是因为不想让我以为它是由于失落才吃我，直到有一天，我抬头看它一眼，后退两步，害怕地说是。

2、故人豫让——从前，long long ago，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作豫让的刺客，他的主人被一个叫赵襄子的人杀了，他要去为主人报仇，他先是扮作一名清洁工，混入了赵襄子的宫廷，在宫廷的厕所里一边装作干活一边等待着，终于有一天赵襄子上厕所来了，豫让眼看报仇在望，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叫赵襄子的人心里一动，赵襄子感觉今天这个地方不对劲，他赶紧喊人来搜查，就这样把豫让给抓住了，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杀死豫让，赵襄子问清楚了原因，觉得豫让是个义士，就把他给放了，可豫让一心想着要再去报仇，为了不让赵襄子认出他来，他就往自己身上涂了一层漆，那个时候的漆应该是沥青吧，豫让的皮肤就全都溃烂了，长出了一身的癞疮，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一名乞丐，有一天，在集市里，当豫让的妻子经过他身边时，豫让就故意向妻子乞讨，妻子很奇怪，说：这个人长得不像我丈夫，可声音怎么这么像。听了这话回去后，豫让吞吃木炭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嘶哑，可就算是这样，他还是被他的好朋友给认了出来，他的好朋友认出他后非常难过，哭着说，你要报仇可以假装去投靠赵襄子，取得赵襄子的重用，然后伺机再干掉他啊，别人都是这么做的，你何苦现在这样虐待自己呢。可是豫让并不赞成这种流行的做法，他觉得这样不好，既然投靠了人家，就得对人家忠诚，为了安慰他的朋友，豫让就对他说了，他现在都成这样子了也没法再按他朋友说的去做了。从此，豫让就在他的这个朋友家里住了下来，等待着机会的来到，在他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打听到某天赵襄子将经过一座桥，那天，豫让就又身怀利刃埋伏在桥下，可是这次又出了状况。赵襄子的马一上桥就惊跳了起来，赵襄子马上想到了有人要刺杀他，豫让就又被抓住了，还被赵襄子认了出来，这回就不能不杀他了，估计豫让也不好意思再被放了吧。临死之前，豫让请求赵襄子脱下他的衣服，让他在衣服上刺上三剑，赵襄子答应了，豫让在赵襄子的衣服上刺了三剑，算是把仇给报了，然后他就没什么遗憾地去死了。

【沈艺羨 在卧室】

云计算已经够复杂了，为什么还要云写作呢？看了几片云作品，我摸了摸头髮：1、云是世界上最不规则的物体。2、云给人带来美好。3、我渴望云。4、今天基本上无云。

【贺建飞 在贵州省福泉市】

这确实是一个黑白颠倒、道德沦丧、好坏难分、善恶难辨的时代。你简直分不清到底是“好人”在干丧天害理昧尽天良的恶事坏事，还是“坏人”在干替天行道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的好事。随便拿比如“7.23”温州动车事故涉及到的那些人来说还是拿最近报纸上说的“扫黄”风暴中打击那些 5 块钱一次为一年过不上一次正常性生活的可怜的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的可怜的性工作者的那些人来说，都无不如此让人困惑。

【xiaoxi 在深圳】

下午好运

1

快 9 点醒

开手机

发现老枪在 7 点半给我打过电话

打过去没人接

（刚好半夜做梦醒时

想着白天中午的时候给他电话）

于是我想着中午再打吧

洗漱很快

出门走了一段给娟打电话

又是响了一阵没人接

（她的电话铃声一年了都没变

我想哪天突然变了

我会不会惊喜一下？）

2

穿小公园

走家乐福

过北环天桥

我想找个稍微安静点的路段再给娟拨电话

（昨天下午我突然跑海岸城等她下班

还进了她办公室

把之前我从她那里拿的乐嘉性格色彩的书

放在了她桌上

为这个当然还有扯不清的原因

她生气了

不说话踹人）

这次电话通了

我东拉西扯地胡说
想让她说话
她还是不吱声
后来就叫我别追问了
说我没听她之前说的话
所以再也不想说了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很轻
不像之前的电话
是她的非正常声音）

3

现在我在报社的电脑上写这个
心情还好
等下还要打电话啊
（夜里我又开始写梦小说了
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不过开始写
心里就高兴）
旧工作卡里的钱是一次用掉
还是慢慢花？
我跟娟一定会好起来的
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就爱这么想

【菜狗 在兰州某火车票代售点附近四十米的队伍中】

骑着大狗去打劫
下班后
扎个木筏
从兰州漂到花园口

【尖叫女 在梦中】

我一直在订未来的机票，我想在未来做一次或好多次的长途旅行，一个人当然长途旅行意味着几个月几年甚至更久，但他不能忍受见不到我超过一个礼拜。而且我不知该去斯里兰卡印度还是老挝不丹，我对它们每一个都感到陌生。据说明年东南亚有大灾，明年就是后天，2012年1月1日。

【黄涛 在广州】

年底了，各种年终总结四处涌现，让我有种被强迫去回顾 2011 的感觉。感觉有点烂。
2011 年 1 月 1 号，正式成为无业游民。一个人去了趟东北，先在哈尔滨过了一晚，然后从东升徒步穿越到雪乡（认识了 6 个女孩），之后去长白山，在长白山上泡温泉的时候爬起来拍裸照被冻感冒了（要有多傻才会想在冰天雪地里拍裸照，蛋蛋都缩进去了一点儿也不好看），然后去吉林，在滑雪场丢人现眼。最后一天清晨去江边看雾凇，遇到一个裸着上身晨跑的老人，他的呼息被冻成白色的冰渣塞满鼻孔。
春天的时候，买了一辆单车去海南岛，花十一天完成环岛骑行，屁股被磨得好像起了茧，有几天不停掉皮。我想那个地方一定很难看，所以一直没勇气去检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五月去江西九江参加一场婚礼，走马观花去了庐山、婺源、黄山（日落的时候在山上观景台拍了各种恶搞照片），最后从南昌回广州。
六月底带着单车去成都，七月六号从成都出发，骑了 28 天到拉萨。路上遇到雨雪冰雹等等各种恶劣天气，有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冻死在山上。然后道路塌方，被堵在山里，住在没水没电没手机信号的藏民家，彻底与世隔绝了两天。后面的风景很美，但是我们在巴塘抛弃了一个受伤的队友。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一路上不知翻过了几座大山，有些地名我已经忘记了。后来的后来，我连在路上的感觉也忘记了。
在这些旅程的间隙，看了几十本书，几十部电影，还有一些消遣的电视剧，零零散散写了些字，写完也忘记了。
被我忘记的事情越来越多，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把自己是谁也忘了。
哦，还有一件事，我终于在淘宝上定了一个 82.8*58.3（cm）的画框，把三年前朋友送的拼图装起来了。这幅拼图我拼过两次，一次是和朋友一起拼的，一次是我独自完成的。
我觉得这个拼图很牛逼。

【青禾 在内蒙包头】

就是一个梦

在梦里我已经结婚了
在梦里我跑的太快才没有遭女友下毒手
在梦里他妈的新娘和女友不是同一个人
排比句排到第三句就开始说慌
这是真的吗

【立淘碗 在成都】

*记得去看灰熊跳舞

火星人不知道
自己的哥哥

有没有哥哥
爸妈不告诉

他们都乱套了
坐飞船
从不让座

*黑天鹅包饺子

好朋友变成猪妖
我却还在吃猪肝
好朋友
你莫见怪
也莫作怪
吃完这顿
我也变成猪

【萨尔卡 在山东泰安】

后天大哥结婚，这几天在老家忙活着，没写东西，摘抄一下联袂帖

- 一、安吉日定于本月初四日吉时一点后三点前安床：大吉
- 二、论路过庙庵井碾桥古树及古建筑物用青龙贴之：大吉
- 三、论上下车马轿面向南方冠带坐帐堂房西间面向西方：大吉
- 四、论娶送女客忌牛蛇鸡马四相人及孝服孕妇不用：大吉
- 五、定于公元二零一一年古历十二月初八日卯时早五点后七点前进宅典礼：大吉

在老家，忙活着，今天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发现有些人以前不想见现在还是不想见

【叶青 在西安】

河边 4

我并不想去河边，我对苏小蒙说。

苏小蒙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河边很好，很宁静，适合……啊……

她的突然尖叫让我大吃一惊，苏小蒙，苏小蒙，我大喊，电流声，*丝丝丝丝丝丝……*

王小莉坐在河边画画，野鸭子展翅欲飞，潮湿的风吹过脸颊。

我抽一支烟，躺在芦苇中，压倒的芦苇倔强的支撑着我的腰部，那种微微的弹性很舒服。

一把长发飘扬着，遮住了光线，低腰到肚脐的 T 恤后白花花的一片。
我说冯微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她说你知道河边画画的女孩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但是我经常见到她。
她叫王小莉，她是个精神病。
王小莉？我记得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幅画，一个抚摸自己私处的女孩裸体画，署名就是莉。
画得很好，看一眼就可以让你硬起来，而且会一直坚挺着，直到想流泪。
裸体女孩没有脸，空空的一片。她难道真的是精神病。
苏小蒙没有去医院看望冯微微，因为她知道冯微微喜欢危言耸听，她不会死，她长的就不像短命人，不像自己，苏小蒙老觉得自己短命，她一想象自己未来的样子就头痛。
苏小蒙喜欢河边，她曾经对我说，一切都可以在河边发生，比如爱情。
我不喜欢这种做作的煽情，我说瞎搞都比爱情来的真实。
她说你就知道瞎搞，总有一天你死在女人肚子上。
河边死过一个人，她叫纬来，是淹死的。
那一天，天气微凉，没什么风，马丽敏跟我说，我买了酒，想跟你喝。
我跟她喝了好多的酒，导致我很久都硬不起来，她都急了，说你不是故意的吧。
我的手机中途响了，我没接，换成无声。
第二天有一条短信，是纬来发得，她说冯微微、王小莉和苏小蒙，她们……
没有发完，她就失足掉河里了，河水并不深，但致命。
表面的平静下是激荡奔涌的河水，还有大片的不知名的水草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事物，比如光滑白净的腿。
一双失神的瞳孔已经泡得很大很肿胀，脸蛋乌青苍白，仿佛在微波炉里打热的馒头。
我默默的离开，她的尸体被拉走了，纬来，20 年对于你来讲，是不是已经足够，就像你自己说的，河边有你的秘密，但没有你的未来。
苏小蒙在河边等了很久，我一直在犹豫。
最后我回家了，行人很少，季节不好。
我并不想去河边，我对苏小蒙说。

【魏思孝 在有一天杂货铺】

1

我记不清前天都干了些什么，先说昨天。昨天我去街对面的农业银行给人汇钱，看到一个老头有一只耳朵，左耳的位置上只有两个洞。我从后面看着他，除了少了一只耳朵他后脑勺有块头皮是没有头发的。老头坐在我的斜前方，在我正前方坐着一个老太太，个头矮小，后背上那个大大的罗锅让她显得更加矮小，她的五官很像黑猩猩。

2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和你说一下前天我都干了些什么。算了，我现在没兴趣说了。

3

我要把我的痛苦

说给你听
如果这会使你痛苦
我的痛苦就会减轻些
这样多好

【以下简称刘某 在上海】

今天是梅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她要去寻找自我。
她不是跳槽，也不是回乡，而是离开家，独自一人去成都生活一段时间。成都，对她来说完全陌生，没有一个熟人。

职场是江湖，有人来有人走，为了钱相聚，又因为钱分离。朝夕相处，同处一室，并不一定有交情。

不过，我跟梅有缘。我们是高中同学，同级不同班，刚进公司我就认出了她，但我没说，还是用普通话做自我介绍，并且故意没提家乡。过了好几个月，直到球队夺冠盛宴，我是队员，她是拉拉队员，我端起酒杯说，那个谁谁你认识么，还有谁谁谁……啊，天呀，她说，你怎么都认得！我用家乡话说，暗恋你这么多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情书都白写了，都散在风中了吧？呵呵，罚酒罚酒！

她不爱说话，常飞美国，跟我同部门但不同组，一晃三四年，我们交流很少。我写了游记，她会来看看，年初我自己印了小说，她问了一本过去。后来听同事说，她感到迷茫，有些事想不通。具体什么想不通，我也没细问。再后来又听说她请了一个月长假去散心。然后就是今天，她要辞职了。

昨天是部门年会，本想拉着她说一些话，忽然觉得这些年真谈不上亲近，临走了说肉麻话也挺假的。还是她大气，走过来跟我满满喝了一大杯，说有缘路上见。谈笑间竟有几分豪气。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心结，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推翻上辈子，人生之路无所谓对错，没有必要接受现在的生活，如果不开心拿出勇气去改变。妹子勇气可嘉！

她走后我想到自己，愣了好长时间。酒越喝越多，话一直不停，狂侃四个多小时，又喊了二小时歌，凌晨打车回家，撑着脑袋看街面，再也不想说话了。一早起来，下床站不稳，想起昨夜又蹦又跳伤了膝盖，接到一个电话，发觉自己光张嘴不出声，哑了。

好灰啊，不写了，学竖的，把聊天记录贴上来。梅，哥祝你觉悟！

Liu[13:53]:

妹子，你要撤了？

Mei[13:54]:

恩

Liu[13:54]:

去哪儿啊？

Mei[13:54]:

应该会先去成都待一段时间吧

还没想好，但这个最有可能

Liu[13:55]:

去成都？

Mei[13:55]:

恩

Liu[13:55]:

再怎么说明咱也是老同学啊，你跟我不亲啊
最后才知道

Mei[13:56]:

一直就没人知道
除了 YC 和 shadow
很早就决定了的
我们组的人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Liu[13:56]:

哦，为什么决定去成都？

Mei[13:56]:

因为没去过

Liu[13:57]:

你老公不是东北的么

Mei[13:57]:

而且那边基本上没有我认识的人
就想一个人待一段时间
听说那边很舒服

Liu[13:57]:

你想换一个地方，换一下心境？

Mei[13:57]:

恩

Liu[13:57]:

为啥，过得不快乐么？

Mei[13:58]:

也许吧
换个环境会好一点

Liu[13:58]:

你应该跟我聊聊的

Mei[13:58]:

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可以

Liu[13:58]:

老公陪你么？

Mei[13:58]:

不

Liu[13:59]:

也许你可以看看佛教的书

Mei[13:59]:

我画地为牢，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解脱
不想看

Liu[13:59]:

恩，这个讲缘的。不看也好。

Mei[14:00]:

恩，我试过去读心经，因为沧月说她高考前一直默念心经，可是我看不下去

Liu[14:01]:

呵呵，自然而然吧，不必强求

有勇气是改变总归是好事

Mei[14:02]:

是啊，把自己上半生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

Liu[14:02]:

你对上半生不满意？

Mei[14:02]:

应该是吧

至少现在这么认为

Liu[14:03]: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感觉？

Mei[14:03]:

差不多快半年了吧

Liu[14:04]:

呵呵，和我差不多，殊途同归吧，希望你一切顺利

Mei[14:05]:

好

Liu[14:05]:

你说的很对，一切都是看自己

Mei[14:06]:

是

Liu[14:14]:

没人知道未来应该怎样。头一次有想法去寻找自己该做的，这个勇气本身就值得称赞

我羡慕你

别忘了跟我联系，也许明年我们会在别的地方遇见

Mei[15:20]:

好的，刚才在给他们做 training

Liu[15:21]:

呵呵，妹子走好，他年再遇话短长

一个人再平凡也有权去寻找自己的生活

Mei[15:22]:

好，世界很大也很小

Liu[15:25]:

是啊，那么奇怪，我进公司就遇到了你。

Mei[15:26]:

将来某天也许会再次遇见

Liu[15:29]:

:)

落花时节又逢君

Mei[15:30]:

你下次去西藏的是时候可以叫上我

Liu[15:29]:

好吧，待明年，等我脚好了。

【八怪 在上海】

早晨我们拥挤上车
工作
接着我们排队吃饭
在风里聚成一团
说话
讲述昨天的梦境和元旦的打算
天黑的时候
我们回家
还有灯亮着
为那些加班的人们
那些赶路的人们
冬天撒了咸盐的萝卜
是我的晚餐

【罗小勒 在合肥】

我到家了，明天晚上火车去北京，居然和我从南京回合肥一个车号，1车19号，这么有缘分？祝我玩的开心。不被冻死就好。

【苇风 在浙江嘉善】

锋利的口罩

冬天来了，总会吹点北风，冬天寒冷的北风总会在人们的脸上留下点什么，鸡皮疙瘩，皱纹，灰尘……北风今天在锋哥的脸上留下一只口罩。别看锋哥名号响亮，其实锋哥是个懦弱的人。因为出生的时候国锋在朝，所以锋哥的名字才包含了一个锋。但不是名字里有了锋，人就会变得坚强霸道锋芒毕露。正如国锋自己虽然有锋，也不如人家小平威猛嘛。啊，小平，多么可人的名字，小怜初上琵琶。北风吹着锋哥的归途，吹着他的口罩，吹着他的耳塞，吹着他的露指手套。锋哥躲在口罩的后面，躲在音乐和毛线手套里面，像一只火鸡把头埋进了雪堆。锋哥的目光上扫铅灰色的天幕，下达草绿色的行道砖，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分外有神，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竟然大胆地注视每一个有点姿色的女子，嗯，这个皮肤白，那个下巴瘦，还有一个有着一双猩红丝袜修长的美腿，这样的猩红，不就是为了迎接锋利的目光吗？在那巴掌大的小宇宙里，锋哥回味着自己的精气神，觉得口罩简直比胸罩还要熨帖温暖，觉得自己眼前的视界顿时宽广起来，似乎目眦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像一个四维生物在观察三维世界，

视网膜上信息不胜枚举、美不胜收。低头走路的，百无聊赖等红绿灯的，大嘴阔脸神情怪异的，围着围巾同样带着口罩的，形形色色……你们人类啊！一路收获，一路欢乐，一路自信，锋哥的脚步异常弹跳，他甚至感到自己鞋垫已经湿了一点。在走进小区前，锋哥看到汽车美容店的门口，5个男洗车工和一个女收银员站成一排，听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训话。锋哥目光炯炯地欣赏了女营业员的身体曲线，因为耳朵里塞着耳塞，只有经过女收银员屁股后面的时候，锋哥才听到一句“包括汽车的质量，啊”，也许不是耳塞的关系，也许是领班没词了。就像领导讲话，没词的时候讲一个啊，表示强调刚刚讲的话，让人的注意力集中的前一句话上，其实他的思想偷偷地想下一句话去了。最后一幕，锋哥看到小区门口泊着一辆黑色车身深色玻璃的汽车，拉下两厘米的车窗，一个老男人从里面弹出一截烟头。啊，那随手一伸的淡定，那轻轻一弹的安然，原来，汽车也可以这样口罩，口罩也可以这样锋利！

【刘一刀 在成都家里】

小米手机终于昨天到手，但现在都还一直在网上鼓捣，也没怎么搞得太懂。火，火得吓人，18号凌晨开放3小时就卖光了10万台，不管怎么样，我承认小米的整个销售手段做得很好，至少对他本身而言做得很好。昨晚听人说联通的人都是疯子，至少成都联通的人都是疯子，苹果4S的最低价是199美圆，小米的是900人民币，也许买好手机的人才都是疯子。

【东成 在温州上班时的电脑前】

就这样干不是那样干，你只能这样干，我不好是不好，你的人哀啊叹啊他们的说什么呢日啊什么什么的，日是什么呢什么啊什么哦，还有人吗人在哪儿，年什么的还有三十一号的说法是不是要过了我是想手一会儿 两把 把那个东西扔了之后 你便消失了不见了，跑起来跳起来 来，然后你就飞了起来，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也看得见，你飞到哪儿去，去了哪儿呢，我知道我想知道吗，啊那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你看到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果实还有树木森林一大片，还有小溪小流江河水，不在那儿漂，你是在飞，你想下去漂，你跑了在山路上的小鸟鸣唱的林间小路，松鼠在旁边的树上跳还会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你在小溪里看见小鱼儿游，还看到螃蟹的洞，好，那么你就跑向山坡去，去追逐天空盘旋的老鹰，它越飞越高，慢慢地旋到山顶那边去了，你一跃而下跳进草丛去摘取藤树上的野果，小鸟有一群一下就被你惊飞了起来，芭蕉树上的芭蕉果还没熟，有老鼠就在上面啃咬，你看见啊太阳西斜，老鹰不见了踪影，你打算飞到山那边，看见公路在江边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看到了桥，楼群在附近，然后越；越来越多的楼，人如蚁群车来马奔，蚯蚓也在一边散步，小狗跑过去，小鸡飞起来，旱鸭子管不了那么多，它不吃鱼 不想去河里钓鱼，在路旁拉屎偶尔看下蛋的母鸡在草丛干手淫，蹲着蹲着滚下去在稻田的水沟里，洞口没有蝗蟀跑出来，那么锄头这个时候他不在田里，它躲起来了，你想把手伸进去可是一下你就发现河水不浑不清，小鱼在河里寻找着蚯蚓，河里怎么会有蚯蚓呢，鱼竿这时候又没有带在你身旁，它躺在你的梦里它也在做梦梦到很多小红尾巴的鱼儿都来找它玩玩飞跃和翱翔的游戏有时候你要比它们快有时候它们要比你快，飞哦飞哦你总是忍不住想先飞起来你等不及鱼儿它们总是慢慢吞吞想来又不想来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你一个独自飞了起来，看到蓝天有小鸟飞过小鸟也不禁为你的飞翔一惊赶紧加快翅膀飞到河那边去了，有时候鱼儿会和你一起飞当它坚定的拉着你的手

你就绷紧马力朝着更高的方向飞起来，小鱼儿看到了云云在天空游就好像它在水里游现在它也来天空游一回毕生的一回永远的美丽永恒的高潮，

【鸡哥 在北京】

我失去了一个姑娘
别人说不曾拥有就不叫失去
我没见过她动态的样子
只有她两张照片
和上万页的聊天记录
和电话粥
去年我想去找她
但没去成
今年她想来找我
但 80 天前的下午她突然跟我说
她不来了
家里人给介绍了男朋友
于是伤心向我袭来
铺天盖地
持续到今天也没消失

【大棋 在吉林松原】

我妈给我织了好几个月的毛衣，今天终于织完了，反反复复的织了拆拆了织，算下来得织了两件儿半了，穿着各种不合适，今天终于基本合适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让她给我织东西了，太煎熬了，每天下班就织毛衣什么都不顾了，我是不会让她给织了但是她又开始给自己织马甲儿了，命运不会好到哪去，因为之前她给自己织了个披肩也是这样，织了拆拆了织，我劝她干脆放弃这项事业吧，不适合她，可她越织越来劲儿。但湖蓝色的毛衣我穿还挺好看的，下午电视上播周星驰演的《鹿鼎记》，我妈说别看他了换台，我说怎么，我妈说他都不好好演，乱七八糟的。呃，好吧，那就不看吧，我熨熨毛衣，明天我老婶儿找我打算喝点儿，就穿它。哈哈，穿上新毛衣我还是很兴奋的。

【Johnny 在巴塞尔】

最近在梦里，我是无能为力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能往悬崖下跳；快要被车撞到的时候，也只能让它撞；被炒鱿鱼的时候，也只能接受没有工作的现实。当然现实是，我跳下悬崖后也不会摔死，被车撞了也不会受伤，没有工作饭还是照样吃。只是在每个梦的结尾，我都是心惊胆战，最后被他们吓醒。

他半夜回来，把我吵醒。当时我还未开始做梦，所以也没有多想什么，只知道有人回来了，然后又睡去。清早，我并不知道那是多早，他就已经起床并把我吵醒。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只是反复地想被吵醒前做的那些梦。

我走在巴塞爾的街上，先碰到一个智利人，他问我中国有没有麦当劳，我说有，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碰到一个西班牙人，他问我这里是不是德国，我说不是。我又继续朝前走，走了不一会儿，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我，我很惊讶，回头看见一个中国人朝我走过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说你的名字不是写在你背上吗，我又问他是从中国哪儿来的，他说他不是中国人，是马来西亚人。

我现在记起来了，把我吵醒的是一个美国人。

【乌青 在南京】

前几天收到一封屈臣氏的邮件：您的 2010 年积分即将在 12 月 31 日清零，快来店铺使用积分吧！

今天刚好要出去，突然想起这事儿，遂带上卡。我想好了，去买瓶李施德林漱口水。

进去之后我首先在刮胡刀的区域驻足，我只是好奇，那些很贵的剃刀刮起胡子来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买过的最贵的剃刀是吉利锋速 3，六十多（此前从未买过 40 以上的）——我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似乎是因为某个梦里的某个妞多次跟我提及锋速 3，于是某天我几乎是有点生气去超市买了它——是的，感觉还不错。而那些几百块的剃刀是不是真的和几十块的剃刀刮起胡子来感觉不一样？真的有必要吗？——显然这违背了奥卡姆剃刀定律。

看得时间可能有点久，一服务员过来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马上走开了。我直接去找我的李施德林，拿了一瓶。然后我又在安全套的区域停留了，我只是好奇，那些很贵的安全套用起来到底有多么不一样？我想这种实验可能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情况。

我的卡里有积分 255 分。在这一整年我几乎都在路上，而我在全国各地经常进入屈臣氏主要是为了买一种叫“嚼益嚼”的营养棒，这玩意儿真是不错，一路上几乎是我的口袋必备，就是有点贵（一条 3.9 元左右。正如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所言：才 27 克的小小一条，能带来超长时间的饱腹感，而热量仅有 130 卡路里。）

【花黄夏天香故 在北京】

每次回家都特别想死

从北京到九江

如果去超市买车上吃的

特别想一直呆在超市里，用鞋底滑瓷板

如果在超市电视上看见一个故事

希望这个故事一直发生，不要停

回家前会更加内向

回家后会更加外向
同理
回家前会觉得知识量突然那么少
真紧张
回家后又觉得知识量突然那么多
在车上看外面
好想死好空虚
好像把骨头把身体一块块卸下来
沿路放
回来的时候再一块块捡回来
我完全表示只能一路发出啊
其实根本连表示都不想表示

【二天 在上海】

在游泳池里鼻涕狂流，泡在水里直想淹死自己。晚上喝海带汤时和勺子里的小鱼对视了，我一口咬下去，硬硬的，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喜欢你名字就排在我前面。

【伊文达 在上海】

一个无厘头的帽子，别人戴着都很蠢，为什么在他头上就那么可爱呢。

【秦留 在郑州】

我在下班的公交上开始饿起来，就是那种开始出汗的饿，想吃任何想到的东西的饿，而且我又憋着尿。这个时候车堵了。

时间慢起来。

我是靠着看一个小孩渡过那段时间的，两岁的小孩，大概是她奶奶，正在蒙满雾气的窗上给她画画，随便画几下，小孩就笑，也伸着手去画。不得不说，看着小孩确实让时间变得更容易忍受。

每天所见到的人只有小孩有意思。每天我都愿意看看小孩。情说结婚了不想要小孩。每个小孩都处在危险之中，长成一个成人的危险，比死亡更危险的危险，比死亡更无奈的危险。有什么办法呢？

就算起早了早晨也会过去啊。

【捏住不放 在濑户自己的房间内】

剥花生

王平手里捏着一颗花生，细细地打量。

这是一枚普通的花生，黄土般朴实的颜色，粗糙的触感，用点力能感受到外壳轻微下陷，并能够触到里面圆鼓鼓的果仁。捏久了，手心沁出的汗水渐渐使“捏”的动作变得不好掌握，太用力会捏破外壳，太轻又会打滑，会把花生掉地上。

于是王平抽了张纸巾，小心翼翼地把花生放在纸的最中央。手部的肌肉一下子放松，王平感觉手心因为汗瞬时变得凉飕飕的。

这颗花生里会有什么？一个问题突然从王平脑中生出。一定只是果仁了，两颗，红衣子包裹着，揭开则露出圆滚滚香喷喷的肉的那种。以往剥开一万颗花生的经验这么告诉王平。而且，眼前的这颗花生，不管怎么看，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一起剥开过的一万颗花生并无二致。但是，王平想，花生的内部被果壳所包裹，里面是一片变幻着的黑暗，里面有什么，外部的人不剥开花生看是不知道的，比如可能只有一颗花生仁在里面，或者一颗圆滚的一颗干瘪的甚至是发霉变质的也很可能。是啊，为什么会想“一定是两颗饱满的红衣子包裹的美味果仁”呢，如此积极的预期，如果在剥开花生的一瞬间看到了干瘪小果仁甚至是发霉绿果仁，受到的打击岂不会更大些么？还有，剥开的一瞬间呈现在眼中的果仁样子，不论是诱人的红衣果仁还是干瘪的还是霉果仁，它们还是剥开前一秒的样子么，会不会是在果壳保护下的黑暗中还是无数种状态交替闪烁，剥开见光的一瞬间，啪地变成了一种状态？！王平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轻声嘟囔：没办法证明果壳里没发生这样的事啊，就是说也是有可能的啊。

....（王平盯着花生脑海中空白一片）...

啪啦啦，一只胆大的乌鸦从窗户飞进来叼走了花生，并在王平采取行动之前逃了出去。

从此王平只买剥好的花生仁吃。

21: 59 完成

【核桃 在辽宁省沈阳市胡台镇前胡台村】

鲸鱼

她说，咱俩作两头鲸鱼吧，那样的话，可以在大海里谈情说爱还不用担心被别人吃掉。我说那样你就不好看了。她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海那么大，又没有什么朋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孤独。我说那咱们还是别作鲸鱼了吧，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她说，你就惦记你那帮朋友？我说，是你说怕我孤独的啊？她说，可是有我你在你会觉得孤独吗？我说，要不这样，你把咱们那帮朋友也变成鲸鱼吧！她说，要是都变成鲸鱼了那你还

能认出哪个是我吗？我说，也是，那咱们还是别变鲸鱼了！

她说，你怎么回事，大家都是鲸鱼你就认不出我了？我说，不是你说我认不出来的吗？她说我那是事反问，你不应该认不出我啊！我说，那这样吧，你把咱俩变成鲸鱼，把别人变成别的鱼。她说，不行，要是鲸鱼就都是鲸鱼。我说，那我怎么辨认你呢？

她犹豫了一会，说，那你得自己想办法。我说，那你给我点时间，等我想出好办法的时候咱们在变成鲸鱼怎么样？她说，那你想吧！

【柚子 在武汉】

今天还剩下一点时间，让我来写点什么吧。

又到了年末，大家都在总结。我很害怕总结，因为我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拖延症患者，废柴。但是我又忍不住回想一下，就好像新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总想掐着鼻子看一看，仿佛会有奇迹发生。

然而当然没有奇迹。我的 2011 年是在一种延绵不绝的、慢性的疼痛中度过的，这种疼痛到了 11 月份终于转化成了换季抑郁，于是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一个冬天。在我的回忆中，今年的冬天只有黑夜。

并且从今年开始我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上海工作，一个人在武汉念书，似乎会了昆明之后还要一个人过春节。实际上我一直是一个人的……很孤独的长大，而现在当我想要和别人有一些交集的时候，却发现有了更多的“一个人时间”。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我只能理解为这就是命运。

鉴于 2011 年如此悲伤，我决定，把 2012 年的主题定为报仇。此仇不报非君子，2012 年将是为了报仇的一年。世界末日的报仇，不是很应景吗？

【那张北方的犁 在溧阳】

梦中惊醒，时间依旧停留在 2011 年。2011 年 12 月 30 日 23: 25 分，2011 年还在噩梦里。色情的噩梦，将我的身体包裹，我一次次挣扎，明晃晃的时间把我拽回时间的无奈里，我低下头等待别人的审问，我穿过现代化的建筑群，望见的只是童年里那个穿呢子大衣的自己。卑微而弱小，当时鄙视我的人，却成了现实梦中危险的信号。

本打算戒烟的 J 君，在梦中猛然醒来后点燃一颗烟，脸上没有闪过一丝儿的惭愧。J 君抽烟十年了，想戒也戒过很多次，用尽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戒掉，他常常咳嗽，有时是灰绿痰，有时还有血丝。J 君这十年坚持的原则也是如此，一直没有忘记青年时定下的原则，虽然很多次，原则在生活的种种遭遇中不得不放弃，可 J 君一直坚持着，并以此为豪。J 君心中的那个梦还在心底，一直没有从梦中醒来。

J 君，就是我自己，一个从未从梦醒来的自己。头颅和瓦罐，一直停留在梦中，景象只是幻化，而人亦是幻化的一部分。女人和男人，一直萦绕在时间上，没有悲伤，没有疼痛。

J 君，期盼的 2012 年，就要到来，生存或是死亡或是平淡，J 君并不知道，坚持原则的 J 君并没有能力预测未来。

【曾骞 在广西融安县长安镇和光整骨整脊工作室】

找马

有个海边的小地方，好多人突然见到了个像牛又像马的东西，眼睛又红又大，因为身体非常黑，所以眼睛看起来就特别红。可能是什么兽大概是。但比牛比马都要大很多。也不会叫。样子很怪。这里的人当然是都没有见过，大家很害怕，就把这个东西杀死了。开始的时候准备不杀的，但后来还是杀死了。第二天的时候，天上突然有很多人在大声喊，说是要找他们的马，声音特别大，喊得很凶。还有好多盔甲响的声音。刀光剑影世界末日的样子。云里面有些密密麻麻的人影时隐时现的。有人说是天军来了，但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些要找马的，就像讨债的一样，喊杀，声音后来就慢慢褪掉，但下起了雨，一直下很久下到把地上的一切都淹了。

鱼荣

有家人修房子，中午的时候东家在院子里做饭给大家吃。揭瓦的那个人朝下面看的时候，突然发现锅灶旁边是没有人的，只有一个不穿衣服的小孩在绕着锅跑，全身白白的，越快越快最后跳到了锅里。那个小孩跳到汤里去了，就像跳水一样。他没敢说话，吃饭的时候也不肯下来，一直呆在房顶上。大家叫他吃他就是不吃。后来所有的人都中毒死了，就是他没有死。

【邝贤良 在广东中山】

今天我休息。哪儿也没有去，呆在电脑前做了一天的果皮网刊。从早上 10 点到晚上 11 点多。激动。自己给自己打气。忙得快乐！

【周樵 在南京】

今天是（ ）的生日

\

*****结束*****

[果皮·云写作]计划

<http://y.u1t.org>